



当代小说名家

潘军 著



戊戌年 纪事

潘军最新小说

《合同婚姻》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清秋》
《花巷》 《枪，或者中国盒子》 《临渊阁》 《草桥的香》
《某部的干村》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清秋》 《花巷》 《枪，或者中国盒子》
《临渊阁》 《草桥的香》 《某部的干村》 《合同婚姻》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潘军 著

戊戌年 纪事

潘军最新小说

《合同婚姻》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清秋》
《花祭》 《枪》 或者中国盒子 《临渊》 《奢侈的香》
《某部的子村》 《合同婚姻》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清秋》 《花祭》 《枪》 或者中国盒子
《临渊》 《奢侈的香》 《某部的子村》 《合同婚姻》
《从前的院子》 《犯罪嫌疑人》 《戊戌年纪事》 《纸翼》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戊戌年纪事：潘军最新小说/潘军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 - 7 - 5039 - 3416 - 2

I. 戊… II. 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734 号

戊戌年纪事：潘军最新小说

著 者 潘 军

责任编辑 沈 梅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3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416 - 2/I · 158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需要的写作

——《戊戌年纪事：潘军最新小说》自序

今年春天，我应邀去一所大学讲演。举办者希望我能随身带些自己的书去，因为他们所处的城市买不到我的任何一本书，而学生们则有这样的要求，以至去书店买了些关于我的小说评论的书籍，而非我本人的作品。又从网上得知，也有一些热心的读者在四处求购我的作品。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编一本新书了，这应该是出这本集子的初衷。

这两年，坦率地说，我的心思不在小说上。我去做影视了，不仅编剧，而且导演，譬如眼下正在全国各地热播的电视剧《五号特工组》。我历来做事专心，不能同一个阶段样样都来，那做不好。我也历来把写作分成两大类，即需要的写作和谋生的写作。电视剧就是“谋生的写作”，它是个很通俗的东西，只是向大众讲叙一个动人的故事，而小说需要的是叙事，它可能更多地突破了故事的层面，直抵人的内心。不过，电视剧能满足你一些物质上的需求，解决你一些实际问题，譬如买上一套房子。而小说，在于我就是纯粹“需要的写作”了。这种需要是内心的需要，欲望的需要，也是因为那一部分关心你的读者存在的需要。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前些日子，在北京的一次关于文学的聚会上，在讨论到为什么写作时，我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认为一个作家是为自己的内心在写作。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忽视读者的

存在。相反，这是在尊重你的读者。就像一个女士出门，首先得对着镜子为自己打扮，然后才是“悦己者容”。你自己都收拾得不体面，谁会来多看你一眼？更别谈“回头率”了。所以我坚信，一个认真负责的作家首先是把作品写好，才能引起喜爱你的读者的关注。不过，别指望喜爱你的人很多；多了，就可能出现泛滥，那便是另一种东西了。所以我继之认为，这样的写作，读者是小众而非大众。作者和读者之间这种默契的关系，如同我多年前说过的那样，“是一次事先没有约定的空中握手”，足以让一个作家安慰。与作家内心的信念构成了一种相互的支持，也是我为什么选择“需要的写作”的理由。

收入在这本集子里的小说，都是我近几年的作品。其中大多数没有结集出版，都先发表在多年与我合作的刊物上，其中几篇，还获得过奖项。读者或许一眼可见，当年那个作为先锋作家的潘军似乎淡去了，不过我还是想在此作几句解释。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目的都是想把小说写得好看。至于什么才叫“好看”，那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作为写作者，我只能按照我的原则、我的方式去写，发自内心地去写。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倘若做得不够，那是我的责任。

现在，我把它交给文化艺术出版社，算是对自己创作的一次阶段性检阅，也是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读者朋友的一种交代。

谢谢你们！

是为序。

潘 军

2007年9月10日，北京寓所





目录

需要的写作……1

——《戊戌年纪事：潘军最新小说》自序

中篇小说

合同婚姻……3

从前的院子……45

犯罪嫌疑人……73

戊戌年纪事……115

短篇小说

纸翼……151

轻轨……160

花袭……170

枪，或者中国盒子……178

临渊阁……186

草桥的杏……198

某部的于村……208

后记……216

中篇



小説



合同婚姻

1

苏秦与李小冬解除婚约是几年前那个秋天的事情。他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边谈论着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佬无端轰炸，去了位于城南的区民政部门。那天苏秦开着银灰色的本田车，李小冬听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两人都戴着款式新颖的墨镜。他们下车后，突然感到有点热，李小冬就把随身带的那把遮阳伞撑起来了，然后把它交到了此刻还是她丈夫的男人手里。那伞是酒红色的，阳光透过伞布过滤，出现在女人脸上的色彩很妩媚。两人在这样的一把伞下，感觉仿佛情侣一般美好。等走到路边一个小摊子上，苏秦准备买矿泉水。李小冬在墨镜后面提醒男人：就买一瓶吧。苏秦就花两块钱买了一瓶，他把盖子拧开，先递给了李小冬。苏秦说：你喝吧，剩下的给我。李小冬便把矿泉水拿到嘴巴边上，不含着，这样悬着喝了几口，再把它还给苏秦。后者就大口地喝起来。等到了民政部门的门口，李小冬又说：我还想喝几口。于是苏秦便用水把瓶口冲了冲，再次递给马上就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女人笑着说：真是很怪啊。你看，我们要离婚了，你才变得这么事事精心。



苏秦说：你不也是吗？

李小冬说：看来婚姻真不是个东西啊。

苏秦有点尴尬地说：是啊，是啊。婚姻就是这么个东西。

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发生在一周前，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过了中年的妇人，像首长一样地告诫两位当事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同志。这个问题你们最好慎重考虑考虑，重新考虑考虑。难道——她的语气有个停顿——有什么非离不可的理由吗？

问话的显得振振有辞，听话的反倒纳闷了。离婚是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份自由，怎么还得要出示什么“非离不可的理由”呢？

似乎没有。他们之间共同生活了四年，没有出现什么类似“第三者插足”或者“红杏出墙”的过硬理由。连一点迹象也没有。可是办理离婚就那么需要“非离不可的理由吗”？都是两个人的事，奇怪的是当初结婚登记的时候却没有人这么问过：你们有非结不可的理由吗？

后来李小冬说：我看哪，还得最后委屈你一回。

苏秦说：你又想什么馊主意了？

李小冬说：要制造一个“非离不可的理由”呢。所以只能说你在外面乱搞了，这应该是最硬的理由。

苏秦说：你这才叫乱搞呢。

李小冬说：你在乎什么？这又不往报纸上登的。即使将来你再婚，女方有误解，我会及时赶来为你作证的。

苏秦看着远处的一个水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再婚？我有病？

不知道这回他们是怎么办掉的。不过与打官司上法院相比，协议离婚还是显得轻捷。他们的事不到半个钟头就办妥了。但领证的时候多了一道手续，需要拍一张三分种的速成像，贴到离婚证上。苏秦被一个长得民工模样的人推到照相机的面前，坐下来，感觉屁股下面的凳子太硬了。还没怎么准备，照相的人就说好了。然后是李小冬拍，也还是很快。等照片出来，他们都觉得照片上的人不像自己。

离婚证的封皮是绿色的，他们管它叫“绿卡”。

这以后，苏秦只要遇见熟人，或者有朋友来电话，问起李小冬， he 就说：我



们最近领“绿卡”了。

如果对方还不明白，苏秦就补充说：她最近提拔了，由老婆成了前妻。

2

苏秦和李小冬是大学的同学。他们不在一个系，苏秦学的是中文，李小冬读的是英语，而且比他低两班。他们的认识是因为省里要搞大学生文艺会演，全校抽人在一起排练一个日本的民间舞蹈《八木小调》。那是一个由五男五女组合的舞蹈，一对对的，他们正好是一对，在台上如同行影，不离左右。恋爱都是偶然的产物，就这个因素，他们便开始了恋爱。他们的恋爱在大学校园里继续了一年，进行得还算顺利。于是苏秦毕业之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和二十岁的李小冬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虽然没有同居，发生性关系，但却一丝不挂地躺在了一张床上。

那是个有很好月光的晚上，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去了郊外一处农家旅馆，开了房。本来他们是做好了结合的准备的，还没坐稳，便十分温情地在黑暗中把彼此的衣服脱了。正欲行事，李小冬感到了害怕。她一下坐起来说：我还是处女啊。

苏秦说：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处女吧？

李小冬说：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苏秦就把灯开了，李小冬吓得钻到被子里。苏秦有点腼腆地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只避孕套。李小冬一看这个曾经在学校厕所里屡见不鲜的玩意儿，情绪一下就坏了。她挖苦苏秦：没想到你还这么在行啊！

苏秦说：成人都知道的啊。

李小冬说：我就不知道！

苏秦突然感到事态一下变得严重了。李小冬的意思很明显，他曾经有过性经验。那么和谁有了，却没有对面前的姑娘说。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中国两性交往史上算是欺骗行为。他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两人冷淡了一个多月，到了苏秦将要走出校门时，李小冬又主动找到了他，表示还想把两人的关系保持下去。

苏秦说：我想知道，你这么急转弯，为什么？

李小冬憋了很久，才撂下一句话：你都看了我了。

苏秦当然是愿意的。他喜欢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姑娘。在这之后的三年里，他们以通信的方式维护着恋爱，直到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这才发觉原来双方是这样的不合适。既然不合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思。没有意思，也就这么客气地离了。

苏秦离婚后，与李小冬还在一套房里住过一阵子。不过费用却分开了，苏秦负责水电，李小冬承担煤气与市内电话。那个时期苏秦在机关工作，与领导的关系弄得很僵，所以也不想干了。到了1993年，南边的形势火起来了，于是苏秦就辞职去了海口。这期间他还隔两个月回来看看，还住原来的房子。于是就有人开他的玩笑：苏秦啊，你这样离婚不离家的，也够潇洒了，还想蹭到什么时候？

苏秦说：我不过回来蹭李小冬几顿饭吃而已，可没想蹭她觉睡。

这个男人的运气很好，在海南岛实行“宏观调控”的前夕，他成功地炒作了一块地皮，赚了几十万。意外的横财使这个持重的年轻人感到吃惊。他自然不想恋战，很快就从商场上抽身而出。当初离婚的时候，他答应给李小冬十万块钱，不过那时他是个穷光蛋，李小冬拿到手的也只是一张白条。女人就带着调侃的口吻说：你拿我当农民啊？只有某些地方的政府才给农民打白条呢。

苏秦却认真地说：你不妨先收了吧。

所以现在男人拿支票换回白条时，女人就有点惊讶。她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也怀疑这钱的来路。她说：苏秦，你没干什么亏心事吧？

苏秦有点得意地说：你就当我傍了个富婆吧。

然后他就到了北京。苏秦不是那种愿意干事业的男人。他向往的是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在北京，他没有自立门户开公司，而在一个朋友的广告公司里当着策划顾问，帮他们做个文案，一个月拿着足以养好自己的薪水。有事就去，无事就在家里读读杂书，偶尔也写点文章。过去他有过当作家的理想，现在却不想了。他觉得这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没有必要以一本什么书引起多大的轰动，成为别人羡慕或者憎恨的对象。他觉得就现在这样很好，很舒服。身份感对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已经没有了实在的意义。



作为男人，苏秦自然容不得自己的情感没有着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到了四十岁。尽管如今对青年的界定尺度放到了四十五岁，他还是觉得已经像个中年了。苏秦的家乡在长江中下游边上的一座小县城，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如今都退休了。他在南方忙着挣钱的时候，妹妹却考“托福”去了美国加州，两年后就生了一个儿子。但在父母眼中，那还是人家的后代，所以苏秦和李小冬办完离婚，老人是很不高兴的。他父亲一直怀疑是儿子的行为不检点造成这一后果的。而母亲认为离异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及时生一个孩子。要是你们一结婚就怀上了，就好了。母亲总这么反复感叹着。现在他们只希望这个四十岁的儿子再成一个家，怎么说也得给苏家留个后代。无论男女我们都一样高兴，父亲说，这事你必须抓紧，不能一错再错。苏秦说：我都这么大了，你们怎么还这样唠叨？我和李小冬是协议离婚的。离婚是不是很丢人？

实际上四十岁的男人苏秦也不满足于自己屋子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毕竟还少了最实质的内容。苏秦这个人的性格有点怪，他从来不主动去接近一个女人，更谈不上追求了。但是，如果遇见了，他也不想轻易错过。

在北京前后六年，与苏秦有过性关系的女人有三个。这三个女人，基本上都是阶段性的，甚至偶尔客串一下，谁也不管谁，也自然没有实际的打算与未来的展望。严格地讲，只能叫性伴侣，还称不上是情人。最初，苏秦对这样的交往感到满意，因为没有额外的负担。两情相悦已是足够。可是时间一长，难免会产生一点感情。有感情就会希望彼此专一。苏秦希望这样，但是女人们却没有相应的考虑。到了1999年的春天，他偶然遇见了一个来自成都的女人，是一个酒店的大堂副理。那时苏秦在帮朋友策划一个新型保健药品的营销推广项目，住在这家酒店，和她熟悉了。苏秦很喜欢女人穿职业装，喜欢女人把头发挽成髻儿。这个女人也喜欢接近他，听他说话，迷恋他说话时的手势滔滔。没谈几回，两人就上床了。他们在床上也好默契，每次做爱都是大汗淋漓，女方也都有高潮。于是这个女孩就想嫁给他。这个问题一经提出，苏秦就有了犹豫。苏秦不是对女人自身的犹豫。他觉得女方家庭的负担过重，除了父母收入甚微，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弟弟。如果他正式娶了人家，那么这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己的义务。苏秦是个坦率的男人，他觉得自己已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来应付这样一堆的事情。于是苏秦说：我们不能结婚，因为我实在担不起这些。那个女人也明理，不骂男人这

么自私，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在与苏秦同居半年之后，嫁给了一个开火锅店的老板。她在举行婚礼前夕单独约了苏秦，希望婚后继续与苏秦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女人说：那个人养我，你给我感情，行吗？

苏秦想了想，说：这有点问题了。既然是婚姻，总不能一开始就行背叛之事啊。

他没有接受，以给女人买了份什么保险将此事了结了。

4

当年苏秦与李小冬的婚姻终结，虽说没有出现什么“非离不可的理由”，但也不是一点外界的诱惑也没有。苏秦办公室里有一个女同事，叫陈娟，是北京一所高校新分配来的应届毕业生，家在犁城。陈娟属于那种青春性感的姑娘，性格中又带有斯文，人虽谈不上多么出众，但还是令人舒服的那种，有着耐看的面貌和修长的身材。这个陈娟一来就看上了苏秦的仪表和才华，很主动地接近他。据几年后的她说，那个时候，她是已经有与苏秦搞婚外恋的心理准备的。有一回，苏秦因为赶一份材料，下班晚了，陈娟便替他在机关食堂里买了饭。苏秦有些不自在，说：我不能在外面吃饭啊，李小冬会不舒服的。陈娟委屈得眼睛一下就湿了，说：不就是一份盒饭吗？犯得着扯出你老婆？

这件事让苏秦感到很羞愧，他想婚姻真他妈的不是个好鸟，就这点事心里都还有障碍。很长时间过去后，苏秦把这件事对已经是前妻的李小冬说了，他说：这大概不能算是越轨吧？女人说是啊，婚姻。我这辈子反正是把这件事做过了。女人又说，苏秦，看来我们在婚姻期间并没有什么让对方很伤心的事情。我嫁给你是处女，这你总还是记得的。苏秦说：我当然记得。李小冬说：可你在这之前就有了不轨行为。李小冬又翻出“避孕套事件”。苏秦伸了个懒腰，说：这都过去几年了，你怎么还惦着这宗冤案？李小冬说：狗屁，什么冤案，我的直觉一点也不会错的。苏秦说：好了好了，我们不是都离了吗？

有人问苏秦，你和李小冬是那样的般配，怎么两人说离也就离了呢？

苏秦说：我们般配，但不合适。

那人很不理解：你可是很在乎她的啊。



苏秦说：婚姻不是选劳模，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未必就得到一份同样优秀的生活。倒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份合适的日子。

问话的人就是陈娟。再见苏秦时，时间已不经意地过去了八年，陈娟已经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什么部门经理了。他们是偶然遇见的。那个暮春的晚上苏秦去长安大戏院听李世济的《锁麟囊》，散场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开始以为是听错了，结果喊声越来越近，一回头，就看见一个高挑个的、穿着豆沙色夹风衣和高帮羊皮靴的丰腴女子在远远地对他笑，再一看，竟然是陈娟。

怎么是你啊！苏秦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过去的同事。我是不是变得很厉害啊？陈娟一上来就这么问。

苏秦说：你变得漂亮了啊。

陈娟说：看你这人，连讨好女人都这么拙劣，怎么张嘴就说瞎话？

苏秦认真地说：是啊，你真的变得漂亮了呢。

陈娟情绪很好。女人大都这样，即使经过了什么仪器鉴定，男人夸她的话是假的，她也一样爱听。陈娟还是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你这意思是说，以前的我一点也不漂亮了？

苏秦说：那也不是。不过说实话，那时我可真没敢好意思多看你。

陈娟笑了笑，说：是因为李小冬吗？

苏秦说：可能吧。我们办掉了，知道吗？

陈娟说：倒是听说过的。她现在怎么样？

苏秦说：虽说是单身，但过得很好啊，新买了房子，装修图纸还是我帮她画的。

陈娟说：你们还是藕断丝连啊。

苏秦解释说：不不，离婚就是离婚。倒是现在见面比以前客气多了。

陈娟似乎有点困惑：那是为什么呢？一分开反倒好了？

苏秦说：大概是一个角色的问题吧。

陈娟说：这话听起来还很深刻。你呢，还是一个人？

苏秦说：我当然是一个人了。

陈娟笑道：什么叫当然啊？

苏秦说：我总觉得，如果是再婚，女人应该先行一步。



陈娟说：你这还是放不下她呢。你们能再合到一块吗？

苏秦说：你是说复婚？这好像不太可能。

陈娟说：为什么？

苏秦说：过得好过不好那已经是领教过的呀。

两人说着就来到了停车场，陈娟这才问苏秦：你晚上还有别的安排吗？

苏秦说没有。

陈娟说：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我们去三里屯找家酒吧坐坐。

苏秦点点头，心里也暗自吃惊，想陈娟这个女人还真的不简单，三十来岁的年纪，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回北京发展起来了。一会儿，陈娟从地下车库把车开来了，是一辆刚上市的白色的小赛欧。苏秦觉得这个女人就像这辆新款的小车，不算华丽，但很实在。

于是两人就到了三里屯，进了一家叫做“子夜”的酒吧。那时候酒吧的生意刚刚上来，都是些出双入对的男女。苏秦想，这些人中间必定是没有一对夫妻的，他发现自己的心理或许有点问题了，自己不结婚，仿佛天下的婚姻都是那么不幸。他把这个心理坦率地告诉了陈娟。后者说：其实就是这样啊，否则酒吧的生意怎么会这么火呢？陈娟的另一个例证是，她说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上网聊天，发现只要是类似“三十以后才明白”、“中年难过美人关”、“四十情怀”这样的聊天室，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客满”，可见人到这个阶段，心是多么的浮动。

他们要了两杯扎啤和一份爆米花，开始了交谈。这时苏秦才知道，这个陈娟刚离婚不久，离婚的原因很通俗，男方首先有了外遇，被她捉奸在床。

10

我当时一看，什么也没说，还把他们的房门带上了。陈娟说：然后我就开始打点自己的东西了。我连那个女人的脸都还没看清呢。那女人一溜走，他就对我下跪，我这才火了，我说你犯得着这样吗？敢作敢当嘛！要是那个向你脱裤子的女人看见你现在这么跪在我面前，她会很伤心的。这样一说，他又站起来了。

苏秦身体往后一靠，说：想不到你做事也很漂亮呢。

陈娟打了个手势，喝了一口酒。

苏秦感到这一刻女人一定是心情特别好。



那个晚上后来发生的事多少令苏秦有点准备不足。他们各自喝了两扎啤酒，结果陈娟还是执意要开车送苏秦回去。苏秦说：这么晚了，我还是打的吧。陈娟说那何必呢，我这也只是一脚油门的事啊。是你那里不方便吧？

女人这么激将一下，男人也就不推辞了。他们插上三环线，往南行没多一会儿，就到了方庄，到了男人的屋子。这是一套崭新的两室两厅的房子，装修也很雅致，但却是租用的，每月的租金为人民币两千五百元。所以陈娟一进门就说：你还不如按揭买一套房呢，首付完了，月供也就三五千块。

苏秦说：我也这么想过的，可总下不了决心。

陈娟说：这有什么下不了决心的呢？

苏秦说：主要是还没有非买不可的理由吧。说实话，我不喜欢北京的空气，只是觉得北京的钱比外地好赚一些。再说，要是在外地遇见一个女人怎么办？我是说那种适合做老婆的女人。

陈娟就笑了，说：你心里还是想着要结婚的啊。

苏秦说：话当然也不能说死啊，毕竟我还不能算老嘛。

苏秦说：有时候想想，婚姻也有婚姻的好处。譬如说人生病了，身边能有个人倒个茶递个水什么的，那还是好。

陈娟说：要是这样，那雇一个保姆不就结了？说到底，你还是耐不住寂寞。

苏秦就笑了，说：陈娟，作为男人，我虽然算不上那种风云人物，但也还是有点魅力的吧？我难道找不到一个女人伴伴？

陈娟说：你这个人我大致是知道的，你骨子里还属于古典情种，像那种一夜风流的事你不会干。却又见谁爱谁，对谁都真诚。

苏秦说：很对，我和李小冬离婚这八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不会主动去追逐女人，但是真的遇上了相互顺眼的，我也不轻易错过。人与人的相遇与错过往往都是瞬间发生的事。

同意。陈娟说：这话我太同意了。我还想问你，你对女人的要求，是不是就是一个“顺眼”？